



# 一本书的旅行

□李伟明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祥瑞宝莲》与“旅行”大有关联。

写这么一本武侠性质的书,是因为喜欢这种通俗文学的形式。早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对武侠小说非常喜欢。早些年没条件,看不到那么全;后来有条件了,金庸、梁羽生的作品看了个遍。如果不是真爱,谁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看那些动不动就几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的大部头?所以,喜欢,是最直接的动力。

光是喜欢当然还不够,因为喜欢的东西多着呢,但我们未必因为喜欢就选择动手去做。比如,唐诗宋词大家也喜欢,但我们不一定都会去写古典诗词。更重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是文化自信的问题。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向外地朋友介绍赣州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出差在外,要是走远一点,说到赣州,人家就要问一下赣州是什么地方,解释个半天,对方还是不知道,最后只好把瑞金拉出来。那时瑞金之所以被人知道,也是因为一篇小学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以前我一直认为,赣州在全国来讲,一直是个默默无闻、平平无奇的城市。

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赣州在历史上,放在全国来讲,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只不过呢,它在某个时期沉寂了。事实上,在宋朝的时候,赣州在全国就是排得上号的大城市,包括江西,那时的分量其实也很重。我看过有关资料,在元朝的时候(我这本书写的是元朝初年的事),江西的人口占全国的20%,那是不得了了。宋明两代,江西在全国出了最多的大人物,虽然赣州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赣州仍然有它的特殊地位。赣州现在留下的很多历史遗存,拿到全国来讲都是瑰宝。比如说3600米长的宋代城墙,比如我们的福寿沟,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不得了的宝贵财富。

那为什么以前我们自己都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外地人更加不知道这些呢?我觉得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宣传推广有关。赣州人一直太低调、太谦虚了,也因为这种低调谦虚,导致了一种不自信,所以在宣传推广上总是留下余地。

说到宣传,我觉得文艺是非常好的形式。一部成功的文艺作品是可以“热闹”几百年、几千年的,可以让大家一提到这个就知道那个。不管宣传人物或者地方、事件,我认为都是这样的。我可以举很多例子。

今天既然聊武侠,我就以武侠的例子来说。比如说丘处机这个人物,大家是通过什么知道他的?肯定不是通过学术类的文章。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知道丘处机的。他作为全真教的二代弟子,是《射雕英雄传》开场最出彩的一个人物。丘处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包括丘处机的师父——全真教教主王重阳,也是真实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金庸写《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我估计很多人并不会知道丘处机,很多人也不了解道教当中的全真教有这么大的影响。

又比如说,山西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被誉为“百科学士”式的人物,叫傅青主。他的原名叫傅山。我第一次知道傅青主,是通过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傅青主在书中既是神医又是剑客,这个形象塑造得很好。我就这样记住了他的大名。到了后来,偶然看到其他文章,我才知道,这个傅青主竟然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特别是在医学界,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傅青主是我国妇科的创始人。不光妇科,还有男科,他都懂,书法、诗词也很厉害,可能也懂剑术吧,当然肯定没有《七剑下天山》里面写的这么厉害。

还有像历史事件。金庸小说的读者可能都通过郭靖守襄阳的情节知道了襄阳保卫战。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但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恐怕不学历史的人未必知道这事。我也是看了金庸小说之后才对这有点了解,原来襄阳保卫战实实在在的打了七八年。所以,襄阳对金庸是非常有感情的,金庸去世的时候,很多市民深情悼念。

因为作家这么一写,这些人物、这些地点、这些事件,就让人关注,让人记住了。反观我们赣州,我觉得最缺的就是这种东西。

赣州做旅游,包括宣传历史文化,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在景点方面,我们缺那种在全国不可复制的景区。在历史人物方面,缺那种一流的历史文化人物——这里特指我们本土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赣州虽然没有一流的本土文化名人,但是来过赣州,跟赣州有关的一流文化名人还是很多的。这些人也给赣州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都属于我们赣州本地的文化资源,我觉得可以用起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以什么形式,把赣州的一些历史文化给挖掘出来。

文学要服务于现实,这些年我一直在考虑结合旅游,尝试写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作品。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写下了《祥瑞宝莲》这本书。那就是我去宝莲山登赣县最高峰的时候,宝莲山管委会主任曾绍均说起,很想请人为宝莲山写篇文章。他说之前请了很多,都没给他写。所以那次他就问我,能不能给他写一篇文章。当时我就说,景区确实要有作品来宣传,但是仅靠一篇文章的话,我看没什么很大的作用,要写就写一本书。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个大工程,我这么一个小地方,哪能写到一本书啊?

我说,还是写一本小说吧,通俗题材的。写严肃的小说虽然可能流传很久,但读者估计不会很多,要起到宣传效果很难。爬山的过程中,我就把故事梗概聊了一下。当时我说,赣州其实在历史上曾经有很重的分量,有不少事件如果挖掘出来,其实就是全国性的,我们要有这份自信。比如元仁宗时期。元仁宗原名叫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朝在他以前造反的人很多,而传到他时,国家就比较安定,没有什么什么顶大的事出现,但有一件事在全国造成了大影响,历史学家觉得值得一提。是什么大事呢?就是1315年,一个宁都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祥瑞宝莲》中提到的蔡五九。我看到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讲座里面提到,宁都的蔡五九领导的起义当时在全国算是最大的事。我觉得那个时候,宁都就是全国的焦点了。可惜现在没多少人知道。当然,比蔡五九影响更深远的事件肯定还有。所以我在爬宝莲山的时候,提了两个例子,认为赣州古代最有影响、最值得写进小说里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文天祥,一个是王阳明,我们可以通过借他们的“势”,把本土的人物与事件融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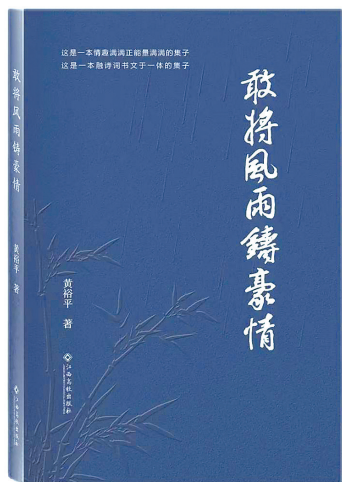
文天祥跟赣州有两段缘分,一个是在赣州当过一把手。当了一年多,国家要灭亡了,他发动我们赣南人从前线去抗元。后来失败了,首都临安(今天的杭州)被元军拿下,宋廷变成了流亡朝廷。文天祥又带领他的大军,作为前敌总指挥,打游击,一直打,打到我们赣州,在兴国县建立了抗元大本营,这是第二段缘分。我说,就以文天祥抗元的历史写一本书,把赣州现有的东西进行合理化的想象、虚构——文学本身就是虚构的。我想到了福寿沟,所以改一下,把福寿沟提升变成军事方面的密道,讲文天祥对福寿沟进行了改造。因为他预料到,以后要回赣州打游击——他后来果然打回赣州了,只是没能攻下赣州城。

还有其他的,像军费宝藏。文天祥发动大家去抗元,赣州客家人比较大方,当时家国情怀比其他地方更重。文天祥自己先回老家吉安,把田产变卖了,捐出来做军费,赣州人肯定纷纷跟进,很多人也捐了款。花了这么多钱,一时间他也带不走,所以他就藏到宝莲山来了。那么各方势力怀着不同目的,跑到宝莲山来寻宝,也就说得过去了。最后我还把和赣州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以及现在的景点、地名、风物特产,尽可能装进这本书里。这样一来,作为“文旅”产品,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所体现了。

书中人物除了文天祥,还有辛弃疾、宋慈等。大家看过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就知道,宋慈是法医学的鼻祖。他在赣州工作过两次。当时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赣州真是没掌握信息。要是知道人家在拍《大宋提刑官》,无论如何要找到剧组,放几个跟赣州有关的故事进去。宋慈在赣州工作的第一站是信丰,后来又做了赣州的主要领导,这么宝贵的宣传资源没有用起来,可惜了。

就这样,我尝试着写了这么一本书出来,我给《祥瑞宝莲》命名为“文旅+武侠”。因为通过小说推我们的文化旅游,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讲一个打打杀杀的热闹故事。至于效果怎么样,目前来讲,比我预期的好。一是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省委中心组列入推荐书目。二是拍了赣州第一部武侠微电影。三是一年之内小说印了六次,在图书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发行量在文学作品中还算是。四是广东的佛山电台看到这本书后,拿去改编成了有声读物。这几个都是我没想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种本土化的东西,本土的读者还是有些兴趣的,外地读者也未必会拒绝。

赣州本土值得挖掘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文化旅游方面,只要去想象,有创意,大胆地去尝试,还是会有效果的。所以,《祥瑞宝莲》肯定还没完结。按我的设想,从这本书的内容延伸出去,起码还有好几部可以写。我也希望能够坚持下去,继续以这种形式引导更多的读者去赣南旅行。



黄裕平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5年3月

## 雅怀健笔写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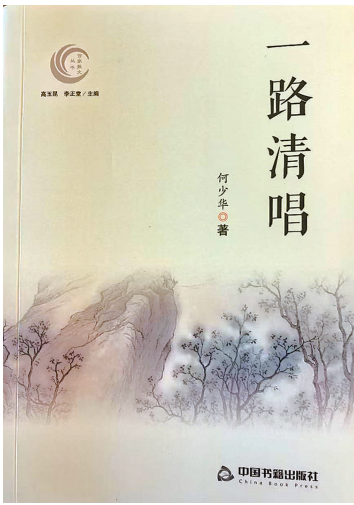
——黄裕平《敢将风雨铸豪情》读后

□陈相飞

近悉黄裕平先生大著《敢将风雨铸豪情》(江西高校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发行,起初以为是书法作品集,看了介绍,才知道这是一本文集。书家文章,跨界之作,愈加引发了我的兴致。

裕平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书法成就早已蜚声书坛。尽管公务繁冗,但他痴迷书道,坚持挤出时间砚田笔耕,参加过诸多大展,荣获过不少大奖。行走于街巷、山川,每每见到他的墨宝,不由驻足欣赏。用裕平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写文章是其业余生活的副业,书法才是主业。也许是先入为主,也许是书法光芒过于耀眼,以致我误以为裕平先生的新书收录的是其书法作品。

诚如封面文字所题,这是一本融诗词文书于一体的集子。《敢将风雨铸豪情》一书分“闲暇走笔”“观边絮语”“凝思拟古”“笔花墨叶”四大板块,约80则诗词文书。其间的文章大多已在报刊发表,时间跨度



何少华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5年3月

## 岁月的轻吟浅唱

——读何少华《一路清唱》有感

□龚文瑞

长达30余年,体现了不同时期裕平先生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裕平先生经历丰富,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大学老师,后来又长期供职于公安战线不同岗位,繁忙的工作之余,将几十年来码文字的琐细时光收集整理、汇编成册,不亦乐乎!

四大板块,“闲暇走笔”收录的主要是散文随笔。这是作者行走中的吟唱,有生活感悟,有家庭琐事,有工作记录,亲情友情同事情,情情暖人心。裕平先生是书法大家,书法不只是个人的业余爱好,而且曾为书法教师,难免有许多感悟,“观边絮语”便是他对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的点滴思考。“凝思拟古”和“笔花墨叶”均是书法作品,但有所分别,前者的诗词联都是裕平先生自创。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些创作型歌手,词曲唱一并包揽,有机融为一体,让人愈加钦佩!

有的人,这辈子似乎注定相逢、相识、相知。早在上个世纪,我便有幸与裕平先生相识,恍惚便已近三十年。犹记当年,在他位于章江畔、而今已成瓦砾的居室里,我站立一旁,静静地看他凝神运笔、舞文弄墨。熟悉的师徒,由于知根知底,彼此间随意而不设防,个性往往昭然若揭、一览无余。与这样的人相处,说话做事,剔除了不必要的谨小慎微,每每轻松、放松,有了更多的松弛感。

裕平先生长期浸染于书意,尤其是取法东坡居士,其豪爽奔放、耿直质朴的真性情,不仅写在脸上、写在说话行事间,而且写在文字里。得益于《敢将风雨铸豪情》付梓刊行,我得以比较系统地阅读裕平先生的文字,陡然间增添了对他的了解。正如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以为,裕平先生的文字,和书法一样,都是其鲜明胎记,彰显出他的雅怀豪情。书中收录的文章篇幅大多不长,文风明快而直抒胸臆,让你的眼前油然浮现他爽朗的笑声,耳畔回荡他如洪钟般的声音。文集在手中,犹如作者立于跟前。所谓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文如其人,古人诚不欺我!

生活的味道是品出来的,生命的韵律是悟出来的。读裕平先生的文字,知道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如其自撰联语云,“不愿平淡锁云志,敢将风雨铸豪情”,他的乐观向上令人深受感染。任何状态都有其缘由,和许多人一样,年少时裕平先生同样不喜欢恼人的风雨,父亲当头棒喝,一句“不经风雨不成器”从此扎根心底,后来在岁月沧桑中渐次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悟出了东坡居士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正是如此,他才会有耐心将别人遗弃的一盆主干已光秃无叶的绿萝养出无限生机。读着书中《绿萝》一文,裕平先生为绿萝“洗脸擦身”、拭擦叶上灰尘的细节,我不禁解颐。原来,我们俩竟然有如此相同的作派!

开卷有益,好书如佳人,养眼亦养心。有人煞有介事地问裕平先生缘何能将半死不活的绿萝养成一道风景,裕平先生回以他带着招牌式爽朗笑声的话语:“把花当老婆看,把花当老婆养,如是而已。”雅怀健笔,豪情笑谈,且说风雨春秋事。墨染纸香,汁似涓流,渐次氤氲开来……

一杯清茶,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散文创作。

那时的我,正处在对散文有着走火入魔般的狂热阶段,每到一处或每遇一事都能为之作文。彼时的少华先生呢,既是赣州散文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赣州散文队伍的培育者之一,他经常说,赣南医学院(现赣南医科大学)校报副刊“郁孤台”是第二个“赣江源”(赣南日报副刊)。

少华先生的《一路清唱》收录了40多篇散文随笔,对一些生活的琐碎、人间的悲喜、社会的世相,通过作者的观察、思辨,化为写实的文字与坦露的心声,是一种原汁原味、没有伴奏的清唱。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书中的各篇基本是写实为主,不是风花雪月,不搞卿卿我我,不用粉饰包装,不去调色调味,只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用真实的声音去坦言感悟。这就是我的清唱,一种原汁原味、没有伴奏的声响。”

我认为,清唱是要真本事的,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充盈的内心世界、扎实的艺术功底、高超的驾驭能力,想感染受众是不可能的。我欣赏少华先生这种朴实的创作态度和坚持本原的写作姿态。人世间哪有这么多风花雪月?谁不是在生老病死中轮回,谁离得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谁不食人间烟火?繁复的世界里,获取与失去交替而来,成长与死亡此起彼伏,每一次日出日落间都诞生无数的悲欢离合。

显然,少华先生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他善于捕捉有书意义的物事人,兼具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又有完美而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写出来的故事恰似生活的翻版重现,又宛若岁月的低吟浅唱。我在读着《大米和女人》《老大,老大》《当年种豆腐豆腐》等篇章时,完全被少华先生的文字深深感染,描述的情景让读者产生共情:奶奶临终前的病吟、母亲豆腐的身影、少年时忆苦餐的咀嚼、青年时扛木头的喘息、大学时一次次孤守校园……生命的苦难、生存的沉重、命运的无奈,完全是从现实生活中扒拉出来的,这种带着身体热度的叙述,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构就了属于少华先生的独特的散文骨骼与肌理。

感谢生活的馈赠,无论是当年的苦难、后来的成就、今天的平和,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失去还是得到,命运的一切给予,我们都勇敢地面对、接受和放下,并走过来了——这至少是我从少华先生的《一路清唱》中所获取的最为共情的认知。

## 读书琐记

□曾久生

我对书有着刻在骨子里的眷恋。

上中学时,我沉迷于《西游记》《水浒传》《说岳全传》,那些侠肝义胆、奇诡冒险的故事,如同时空隧道,带我穿越古今。后来,又邂逅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看到保尔的坚韧,《红与黑》勾勒出人性的复杂,《战争与和平》则描绘出宏大的历史画卷。再之后,我一头扎进精品散文的海洋,冰心的《我梦中的小翠鸟》,那细腻的笔触,宛如春日微风拂面;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以小见大,洞察社会百态;老舍的《想北平》,满溢着对故乡的眷恋;巴金的《秋夜》,透着深沉的思考;刘白羽的《日出》,则描摹出壮丽景象。诗歌更是我的心头好,席慕蓉的婉约、流沙河的深沉、杨朔的清新、萧白的灵动、徐志摩的浪漫,诵读时只觉唇齿生香,文字在口中滚动,似有音乐在心底流淌。文坛巨匠们,以妙笔生花,让文字展现出音乐般的韵律,这是天才独有的魔力。而我,仅为一个懵懂的欣赏者,对他们顶礼膜拜,视其为遥不可及的星辰,心存敬畏。

悠悠四十载岁月,如白驹过隙,而我对散文、诗歌的痴恋却愈发醇厚。它们宛如挚友,与我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写散文、诗歌,于我而言,恰似给心灵打开一扇窗,任思想自由翱翔,把对这大千世界的懵懂认知、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尽情倾诉。最初沉醉于散文、诗歌,是因为它们的真实与亲切,捧读佳作,如同与一群聪慧随和的挚友对坐夜谈,他们以文字为舟楫,载着我驶向色彩斑斓、绮丽迷人的精神世界。

如今提笔写散文,我笃信真实乃其灵魂所在,这种真实,既是对客观世界的忠实描摹,也是灵魂深处的坦诚袒露。一个散文、诗歌创作者,若不能在字里行间,绘出灵魂的斑斓色彩,那文字必如枯槁之木,毫无生机,难以动人。好散文、好诗歌,恰似作家、诗人的人格镜像,灵魂的猎猎旗帜,于文字间飘扬。

时移世易,文学的风光不再似往昔那般夺目。那些饱含激情、悲天悯人的文字,或许无法叩开所有灵魂的大门,引发共鸣,但我心怀笃定,只要人类文明的火种在这世间一日不熄,文学之火便不会熄灭,其魅力也将恒久流传。真正的文学,是人类情感的奔涌、理想的高歌以及良知的坚守,凝聚着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对美好未来的诗意憧憬,谁又能阻挡这份自由灿烂的憧憬在人间振翅高飞呢?

## 读书三级跳

□郑宝宝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习惯,从某一时间开始便养成的阅读习惯,且这一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阶段。

读书习惯的养成,最初的动力大概是兴趣,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譬如稚子孩童,学业所要求的,心里多般抵触,而兴趣驱使的,哪怕闷在被子里翻看,也是乐此不疲的。

这一阶段,不必约束非要读什么类型的书,最紧要的是有兴趣去读,坚持读,大量读,直至养成阅读习惯。有的家长非要孩子变得渊博,理所当然认为世界名著、传统经典就得从小开始积累,全然不考虑孩子的意愿,结果是事倍功半,还挫伤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其实,不管是漫画还是绘本,不管是故事还是小说,只要是孩子有兴趣的,尽管去搜罗,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等孩子年岁渐长,见识愈广,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对真理探索的上进心、对美好世界的追求心,自然会驱动着他们向有深度的知识进发,他们儿时被家长要求“苦读”的经典著作,此时自然成为精神食粮的补给站,此时知识也如明月挥洒,成为一种浸润根骨的自然行径,阅读也变成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觉行为。读书,也由兴趣驱使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惯性,便完成了阅读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读书不再是凭感觉的行为,而是会有意识地选择阅读。虽不局限于某一种或一类书,但总归是有一个方向在呼唤着他去找寻,或是想寻求有思想深度、蕴含智慧的书籍,或是想开阔视野、走向知识新世界的书籍,或是想专门研究古今中外某一学科方向的书。总之,不再是泛泛而读,而是有方向、有计划、有深度地阅读,由感性知识层面的获取跳跃到了理性思维的批判。

这一思想巨变,过程却是温和的、持续性的,无需惊险跳跃,也不必强力助推。读书已然从一种阅读习惯转换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思辨力,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少犯错,尤其是当我们间接陷入困境的时候,从书籍里获得的间接经验,从阅读里锻炼出来的思辨力,会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不至于茫然无措。至此,读书也完成最后一个阶段,即知行合一。

或许,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当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读书的第一步,是要读,坚持读,才能完成最终的三级跳。